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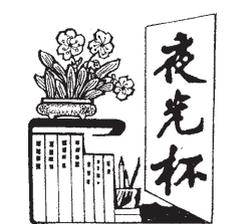
夜光杯

近日整理书橱,翻出越剧大师傅全香先生送我的《坎坷前面是美景——傅全香的艺术生涯》签名著作和几张不同时期的照片,记忆一下被拉回与先生的“忘年交”时光。今年10月24日,先生离开我们5周年。她出生于1923年8月30日,巧合的是,我的生日也是8月30日。

喜欢越剧的人,尤其是20世纪出生的越剧戏迷,不会不知道“越剧十姐妹”中排行“老五”的傅全香。由她饰演的“祝英台”家喻户晓,在那个年月不知艳艳和迷倒多少英才俊。

结识傅先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的一个大雪天。那天傅先生来到解放军驻苏某部慰问子弟兵。当时我任政治部副营职新闻干事,既是陪同,也负责此次活动的新闻报道。那会儿傅先生乳腺癌术后不久,部队首长再三嘱咐我一定要照顾好先生,千万不能让她累着。

我们部队由于战备性质决定,多数团、营、连单位分布在山区,且连队与连队之间都相隔一定距离,不少分队和哨所修在半山腰和山顶上,需要徒步攀登才能到达。我的本意是,雪花还在飘着,山高路滑的,到一至两个点看看就行了。可这位古稀艺术家执拗得很,硬是冒着雪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慰问过去。在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战士面前,先生是奶奶辈,可她依旧拉起战士们的手,时不时来上一段《十八里相送》或《江姐》中的《红梅赞》等片段……连续两天的陪同,我被先生的精神感染、感动着!先生回沪第二天,一篇由我撰写的特写《祝英台省亲》,通过新华社社省



编者按:美丽中国,青山绿水。花树娇,果树茂,沃野生金秋日好。今起刊登一组《草木有情》。

桂花是江南的嘉树。一夜秋风起,满院桂香来。

小时候,我外婆老宅的天井庭院中,有一棵桂树。每逢秋高气爽之际,明月高悬的夜晚,我总是站在桂树旁,举头探究那圆月亮的容颜里,千姿百态、变化无穷的“月中之桂”。无论是皓月当空,还是银钩月牙,那月中的桂树,总能撩拨起我的想象,弹奏我童年的心弦,唤醒冲动的诗情。那“嫦娥奔月”“吴刚伐桂”的神话故事,更是搅动起我飞翔的激情,吟诵起“月亮走,我也走”的歌谣。

如今,神舟的飞天,告诉人们,月球上没有嫦娥,没有吴刚,更没有玉兔,没有桂花树,有的是无边的荒凉。然而,我还是希望有些幻想,让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、诗词歌赋有永恒的生命力,给生活以诗意和浪漫。在水泥森林的大都市,多些飘着天香的桂花树,为人们平添暖意和厚实,享受世间可亲的美好秋意。

童年的秋夜,外婆告诉我,月亮是本耐读的书。为了桂树的生生不息,人们专门给它配备了一位名叫吴刚的看树人,叫他兼做伐木工和酿酒师。这砍树的爱好,成为吴刚孜孜不倦的“事业追求”和高尚初心。外婆的话,

结缘“祝英台”

何秋生

《解放军报》《新华日报》《人民前线报》等多家媒体同时刊出。

那段时间里,先生对我一口一个“阿弟”叫着,我也从“傅老师”改口叫她“大姐”。每当我喊她“大姐”时,她总是满脸春风,答应得很是爽快。

天公作美,第二年秋天因工作需要,我被调往上海工作。到沪不久,部队组织到美琪大戏院观看越剧《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》。这是傅先生指导她学生演的一台戏。那天她坐在前排,部队进场时,虽然我肩膀上的“豆豆”由先生认识我时的“一毛三”已经换成了“两毛一”,但先生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,还大声直呼“阿弟!”我告诉她调来上海工作了,她听后很高兴,并且交换了电话号码。

那会儿她还担任着上海市政协常委,嘱我假日或有空时约上去观摩她指导学生拍戏,学生有演出时还时常约我去蹭蹭戏,有事没事也打打电话问问好……

实际上我与“祝英台”神交于60年代大伯家的留声机里。童年时,我家深居大山,唯一的娱乐就是收听我大伯家那台留声机。大伯和我堂哥每天完工就打开留声机,唱片不多,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是这间土坯房里发出的“主旋律”。每当听到隔壁“祝英台”的声音一出来,我会立即放下碗筷或直接端着饭碗静立在留声机前,整个脑袋里的神经会好奇并痴迷地跟着那张唱片,一直在转……

作为国家一级演员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、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,傅全香先生的艺术成就在我中华艺术词典上是可圈可点的。她嗓音明亮、音域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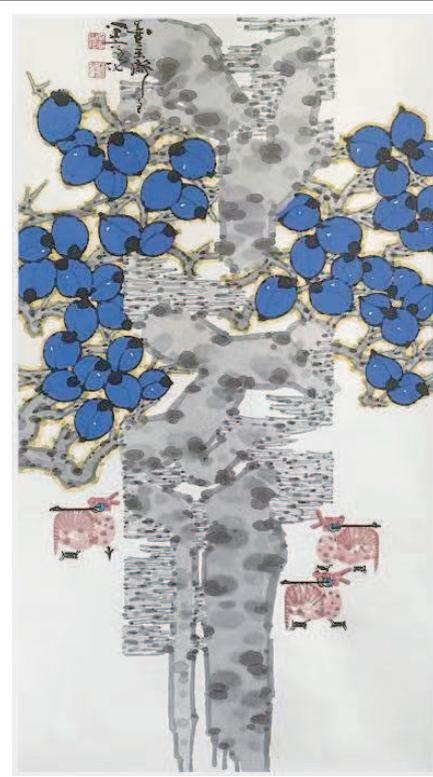
广、润腔华彩,且真假嗓结合,曲调跌宕多姿、波澜起伏,表演富于激情,以“花衫”戏见长,善用强烈的外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,尤其擅长表现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悲剧妇女形象。她重视收放开合与花腔的润色,被誉为“越剧花腔女高音”,所创立的“傅派”唱腔是越剧花旦中的重要流派。

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新音乐工作者合作,在由她主演的《十八里相送》和《织锦记》剧中,傅先生首开定腔定谱的先例。1952年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,演出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中的祝英台,获一等奖。80年代由她参与主演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孔雀东南飞》《李娃传》和《杜十娘》均被先后拍摄成电视剧,《杜十娘》还获得全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荣誉奖。傅先生有一颗不服老的心和一

双不停滞的脚。90年代初,已有67岁的她与昆曲演员计镇华合作,演出了反映诗人李清照生平的戏曲电视剧《人比黄花瘦》。那时她大病初愈,医生再三叮嘱她不得上台,特别是不能演全剧。可老艺术家把戏看得比天大,竟然演完全剧,又一次获得“飞天奖”。1993年,她的艺术集锦电视片《她在丛中笑》拍摄完成。同年,“傅全香艺术研究会”成立。

在后来的交往岁月里,每当先生谈及一些艺术创作上的往事,眼眶里时常闪着泪光……

2017年10月24日,先生与世长辞,享年94岁。“越剧十姐妹”中她是最后一位“化蝶而飞”。惊悉大姐仙逝,我十分惊愕与悲痛。当时我正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慰问,没能送大姐最后一程,一直感到遗憾。我常常想起她的音容笑貌,觉得大姐还活着,就活在广大戏迷的心里,活在无数艺术家的心窝里。“祝英台”这只青春蝴蝶,永远飞翔在大江南北的蓝天下……



秋艳鸿运

(中国画) 李企高

西塘没有周庄热闹,它古朴宁静,很容易让生活于喧嚣闹市中的人喜欢。这里的水,是从远古的胥塘河流过来的。它轻轻地拍打着堤岸,载走了多少沧桑和传奇。我记得外婆曾经说过,民国初年有个叫翠花的女子,为了抗拒包办婚姻毅然跳河。她的刚烈性格,使古老的胥塘河更加翠绿。

我走在胥塘河边的长廊上。长廊被当地人称为廊棚,具有典型的明清时期水镇街市遗风。想象当年沿河开设店铺,农船来往穿梭、登岸购物,就是西塘水上人家的生活场景。他们懂得走向宽广和辽阔,懂得该怎样通往远方的世界。那些从前的进士和举

人,那些著作传世的名士,足以说明这里的文化底蕴和书香风气。

西塘人的生活是令人称道的。走出廊棚,我站在高高的五福桥上,望着那些错落有致的古老建筑,黛瓦粉墙,不禁遐思。历史是一条长河,过去的和现在的,很多事情都是相似的。每一个时代都有精英,也都有行尸走肉之人。有多少人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呢?西塘有世代书香人家,他们拥有宽敞的厅堂、书斋和精心修饰的庭院。读书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沉醉于四书五经,倒也安然恬静。累了,到庭院散步,徜徉在竹林之中,既惬意又能感受到竹子的精神气节。

从五福桥上走下去,青青杨柳、悠悠流水,两岸典型的江南民居建筑风格,因水而灵动、温柔和忧伤。水,是西塘人的生活依赖。他们的衙衢依河而建,民居也有枕水而筑的。特别是居民后屋,大部分都设有河埠头。河埠头,我倒也不陌生,小时候随外婆居住在杭州东河附近,那时候东河也有水上人家,他们在河埠头淘米洗菜、洗衣洗床单。水,淘洗着物体的污浊,也淘洗着人类灵魂的污浊。

我走在西塘古老的石板地上,西塘给我的感觉是宁静的,也是沉默的。宁静和沉默,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珍贵品质。如今赋予我们这样品质的人已经不多。我们已经被太多的欲望所裹挟。我们已经被太多浮躁的声音所包围。我们已经被那些纠缠不清的诱惑所干扰。在纷

乱热闹的世界里,那些无耻贪婪、挥霍浪费和奢靡的人,那些因妒忌而背地里拔刀伤人的人,他们能宁静和沉默地反省一下自己的灵魂吗?石皮弄是西塘一条有名的弄堂,位于西街西端,紧挨种福堂。我们这一生走过的弄堂一定不少,但像石皮弄这样窄,最窄处只有0.8米的弄堂,我还是第一次走。走在窄窄的弄堂,踩着薄如皮的石板,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我走的是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副研究员,对绘画和雕刻比较关注。西塘的木雕宗承汉唐,盛誉明清,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。你看,明代建筑雕刻多见花草,装饰图案,讲究雕件与整体构架的和谐自然,让人感觉简洁、凝练;而清代雕刻风格却是华丽繁复,内容不仅仅在花草虫鱼,还涉及到人物形象、古典名著、历史传奇和戏文等。因此,一段普通的木材被西塘木雕艺人精心构思后,无论何种式样,都是整座建筑中恰到好处的装点。

西塘是美的。夜晚的西塘更是美丽的。我们坐在木船上,船老大划着桨,吱吱嘎嘎地把船游了出去。夜是那样的黑,黑黑的夜空中无论廊棚,还是临河的屋宇窗棂,都点亮着一盏盏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。这是西塘的浪漫。远古文人的浪漫气息,就镶嵌在岸边的芦苇丛中。

满大街的低头族,能有几个认得乌桕树并懂得欣赏它的美呢?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草木有情

责编:徐婉青

每到秋日,民间就有“贴秋膘”的习俗。所谓“贴秋膘”,无非是多食肉类,让身体稍稍壮实一些,以御冬寒。我一直觉得“贴秋膘”是古人应对严寒的一场储蓄。当然了,那是旧时,放在当下,平日大鱼大肉也是家常便饭,哪天不在养膘?相反,很多人谈膘色变,嘉蔬反倒成了亲近有加的餐桌宠儿。

立秋以后,我应一个杂志社的邀请,在一个山腰处参加了一次笔会。秋色满山林,我们参加了笔会的活动后,用餐安排在了一座古旧的别院。别院里文石玲珑,曲院风荷,很是雅致。一碟碟美味端上来,看着相当诱人。拿起筷子一连吃了数道菜,才发现,每一道都是素食。

第一道是“空空如野”。原以为是野味,上来才知道是空心菜,我们以往做空心菜都要配一些虾米之类的小河鲜来烹,没想到清炒以后,竟然别有一番风味,让我第一次全然了解了一棵空心菜的蔬食之香。不被荤油掩盖的香,香得直截了当,直击本原,草木蔬食,吃得让人忘乎所以。

第二道菜是“山妖豆腐”。听名字以为此菜一定乌漆墨黑,上来才知道如此圣洁。所谓“山妖”,山药也。山药与豆腐,你也纯真,我也洁白,两白混于一处,有一种银碗里盛雪、白马入芦花的禅境之美。我也是第一次品尝到这种蔬菜配搭,上菜的服务生告诉我们,这是店里的招牌菜,夹起一筷子放在嘴里,有一种美味的巨斧劈向馋虫的暴力美学,爽脆中夹杂软糯,香得透彻。

第三道菜就更绝了,叫“请菌入

釜”。各种菌菇在一起,组合炖了一道汤上来,目测有香菇、茶树菇、蟹味菇、金针菇,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来的菌类,如此炖成一瓦罐汤。掀开瓦罐的瞬间,简直香得让人灵魂出窍。舀起来一汤勺入口,感觉一整个秋日都被我吞进了口中,一股抱团而来的香,让人感觉院子的秋光都是金色的。

第四道菜上来,一片金黄的“沙滩”,上面是刻出来的木偶造型,共十八只,形似罗汉。这道菜名为“罗汉卧金沙”。沙滩是虫草花做成,罗汉是用河里新采上来的菱角所雕刻,在鲜美的味道之外,白胖的罗汉躺在金沙之上,颇具喜感,让人一眼望见心生明月。

素食的吃法,远远比荤食多得多。素食容易做出花样,荤食呢,要么卤,要么煮,要么炸,要么烤,万变不离其宗,还是一个肉糜的状态。若养眼,还是蔬食。现如今,很多人茹素,认为定期茹素会清理消化系统,就好比电脑被格式化还原一次,带给身体机能一次更新。

素食之美,其实还远远不止裨益身体,对心灵也是一种熨帖。很难想象,一个人如果整天对着一堆大块肉吃得忘乎所以,会出现怎样的身体走向。但是,无论男女或年龄,不管筷子的材质,夹起来一两根时蔬入口的时候,画面是美的,画风是清爽的,餐桌上犹如吹过了一阵清风。

素食,秋风,这样的字眼,似乎裹挟了季节的恩典在里面。素食最宜佐秋风,就好比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过人间无数。

乱热闹的世界里,那些无耻贪婪、挥霍浪费和奢靡的人,那些因妒忌而背地里拔刀伤人的人,他们能宁静和沉默地反省一下自己的灵魂吗?

石皮弄是西塘一条有名的弄堂,位于西街西端,紧挨种福堂。我们这一生走过的弄堂一定不少,但像石皮弄这样窄,最窄处只有0.8米的弄堂,我还是第一次走。走在窄窄的弄堂,踩着薄如皮的石板,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我走的是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副研究员,对绘画和雕刻比较关注。西塘的木雕宗承汉唐,盛誉明清,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。你看,明代建筑雕刻多见花草,装饰图案,讲究雕件与整体构架的和谐自然,让人感觉简洁、凝练;而清代雕刻风格却是华丽繁复,内容不仅仅在花草虫鱼,还涉及到人物形象、古典名著、历史传奇和戏文等。因此,一段普通的木材被西塘木雕艺人精心构思后,无论何种式样,都是整座建筑中恰到好处的装点。

西塘是美的。夜晚的西塘更是美丽的。我们坐在木船上,船老大划着桨,吱吱嘎嘎地把船游了出去。夜是那样的黑,黑黑的夜空中无论廊棚,还是临河的屋宇窗棂,都点亮着一盏盏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。这是西塘的浪漫。远古文人的浪漫气息,就镶嵌在岸边的芦苇丛中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